

吹萬樓日記節鈔引

高吹萬先生家居金山讀書宏富不樂仕進沉湎詩文喜著述去年戰事偕其夫人避亂來申爲寓
神翼樓非
日記不肯中斷余見之於中偶偶及靈輿之說先生頗奮詔謂有日記中載此事頗多闕發可
允翌日再見
先生果以日記數冊示余所記十之三、四爲先生夫婦藉扶杖亂與其亡幼女詔芬女士談之
之作女士生

前不精佛學死後極融通生前不其能詩死後則清麗異常此一奇也記中又及扶乩已平。口吻宛然此又一奇也記中又及陰間官制與其他冥若另一組織此又一奇也。有此三奇。余實不甚確信。偶逢風雨之夕。閒居無聊。遣先生寓所。請爲試驗。以召余之親族。而余之親族竟至。問余私事。皆答無誤。且能呼余小名。如如是三次。余始信歷來鬼神之說。不盡可誣。字典上既有鬼字。造字者當有根據。如今科學發明之各種新金鑼品。必先是此物而後造成。一年來才對於靈驗之學。有若干研究者。是則我輩當欲執鞭前事。物以扶殺一切。眞所謂多述及鬼神。歐美各國近世文學。不諳紀曉嵐聞微草堂筆記。彼二人者。皆聰明絕世。難受欺騙。而書中竟先述及鬼神。只知美。小又烏能洞達世界一切奇秘哉。坐井觀天。見天。又烏能洞達世界一切奇秘哉。余乃勸先生生日記。另行節鈔。凡關於扶乩之事。自成一冊。付余。將爲刊之時。報時報同人曰。提倡科學時代。此記刊出。人將謂汝提倡迷信。余曰。人生僅百年。烏知天地之大。蘊蓄之奧。又烏知將來不有人以科學方法。解決鬼神疑團。況丁茲亂世。人皆皇皇然心不安。奇讀此記。知生後尚有寄托。不敢自懈。亦不敢爲非。未始非有益於社會者也。再退而言之。時報徵求小說。小說可謂壁虛造。而此記所載。無一字不實。無一語不真。而萬怪千奇。可驚可動。與會却不減於小說。苟排日讀之。比諸書場聽書。劇場看戲。亦無損失。時報同人無言可答。余乃決以此記刊諸時報。並爲略述緣由如上。未幾聲明記中關於國家大事。恐涉是非。節鈔中已經節去。更有不便發表者。統加刪削。如未來事。靈魂。均不肯直談。以爲知之而洩。諸人口有罪詞。故此記中不能如讀者之意。志。稍間涉及鬼在戰事及將來情形。如何也。吳震園

吹萬樓日記鈔引自

自序

余之寫日記始於三十年前往時但記諸袖珍簿每日限於方寸片紙之上略記瑣瑣又以無恆未及十年遽廢不寫卽日記冊亦已散落無存矣自民國廿一年壬申以來始復改用線裝書冊不限葉數隨筆記錄所寫較繁聊用自課以備遺忘而已丙子歲杪不幸喪我愛女摧肝裂肺無以爲懷翌年正月偶發異想因取近時所傳之薩仙扶乩法試召吾女其始約略能指數字似非虛妄者繼則漸扶而漸明人鬼可通愈覺可信嗣後余之信心日益篤而所言亦日益多與之談家常論佛賦詩聯吟猜迷射覆苟有可以承歡於余者無一而不有異於生前也尤可異者其學問之宏通修持之精進則生前尙不逮之是則人之於學又豈僅以生爲限者耶而其言無不詳載於我日記中自去歲以至今日已及十餘萬言近月以來更用此法以請親故及諸亡友亦無不躍躍如生時羣人鬼可通之理益信而有徵矣亦並記於冊以除世之咒咒鬼魅事者民國廿七年庚寅小暑節吹蕩吾土

自序二

往年余徇友人吳君靈園之請，登日記於時報，幾及年餘，刊載近三十萬言，而余之所記日積益多，存諸腦中者其數尚倍之，而時報連兩停版，我記僅傳至戊寅九月初而止。讀者憾焉，其後常有請出其稿以續載於他報者。余未之應也。憶余之錄此語於日記，其始祇爲吾女孝思篤，死猶嫠嫠，故記之以釋我之哀而已。至以此記刊載報端，非吾女之所願，曾屢見於口言，今既戛然而止，適以遂其不求人知之心計，亦良好，而吾記中兼及其他陰怪可喜可驚可慙可勸，此編雖未盡載，然亦足以窺一斑矣。讀者更爭請印爲單行，冀有以醒迷途，而回狂俗，足可謂之乃將前經節去者補入一二，又隱去其確指之人名，復由顧君花庵加以標題而序其大略。如此，惟念余以德澤鮮本，何堪有所撰述，但是記也，敢正告於世曰：此非稗官小說之類也，亦非借神道以設教也，蓋於學爲真言，於書爲信史，妄語之戒，庶幾免耳。庚辰仲春七日，吹萬居士。

序

吹萬樓日記序

金松岑

吹萬喪其愛女而悲因假陳仙以召之。父女唱和甚樂。已而東南才鬼生。而與吹萬訂文字交者。亦假陳仙與吹萬語。因而究知鬼神之情狀。而筆之書。余嘗以爲人之才智。能參天地。而不能使其形。參天地。而久能燭天地之奧。而不能自照其靈魂。能知死生之迴轉。而不能逆數其迴轉之世次。知其世次。而爲聖。狂抑爲中。資夫孰當吾之真。爲奸爲醜。抑爲惡。夫孰當吾之形。神相值。形敵而神去之。曰吾有不死者存。然明二界。誰爲正而誰爲負。曰皆非也。皆寄也。孰爲非寄。超然脫乎流轉。生死之域。佛與耶回三教聖人之所標。爲一乎。不能爲一。彼三聖者。其能相與於無相與乎。生而說法。以詔羣靈。沒而不能示現。其刺或出。懸劍以敵。獲題曾不如才鬼之猶能假靈於陳仙。而與生人相酬對焉。乃因吹萬之。長之吾。謂大哲人有能洞靈莊之旨。起而解答之者。吾將與之把臂入林矣。已卯夏五。吳江金天羽鶴望書於海上鬱園。

題吹萬樓日記節鈔

魯故亭

佛說一切衆生皆具佛性。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蓋天地生生不息之氣。瀾滿於宇宙。隨各人本具之靈。以感應之。其或有不受感應者。以不信故。華嚴首講曰。義良有以也。余研究此學。已二十有九年矣。疑則思。思則明。吹萬先生以儒女心切於陳仙司侍之下。通幽明之消息。當此眞實誠懇相感之際。無絲毫妄念夾雜其中。此所謂放之則彌六合。爲有不靈。成如陪對者乎。余默思社會上有三種人。甲種人爲絕對信任者。乙種人爲將信將疑者。丙種人爲絕對不相信者。甲無成見。以情合理。恍然有悟。故信。丙則固執己見。不問有他故。不信心。此由於不明察。故乙則遇疑則思。思則明矣。遇疑如不思。則不明矣。故在兩可之間。此日記有益於乙種人者。誠非淺鮮。余昔從經學性理學研究佛理。今則從吹萬樓日記節鈔研究幽理。自始刊至今。日已閱三百十五天矣。舉一反三。瞭然

吹萬樓日記節鈔

序

二

於心目中。此則吹萬先生大作之功也。總之父子之間如此。而心佛之間亦如此。即天人之間亦無不如此也。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誠者是言也。果能由此一點良知。神而明之。則希聖希天。有何難哉。民國第一已卯小暑前四天。徐姚魯菴亭指南敬識。

吹萬樓日記序

陳師誠

蜀犬吠日。越犬吠雪。雪耳豈有異哉。顧犬吠之少所見而多所怪也。鬼神之說。儒者弗言。非不言也。以其不可見不可聞。且不能舉以示人言之。恐徒遭影響之吠耳。夫鬼神非不可言也。必也有真知灼見。而其文章道德又爲舉世所共欽。言足以爲世法而莫敢輕其妄。於是舉其所知所見而暢言之。使世人咸知惟物論之不足信。而明鬼神之非誕。則其有功於形上學術。夫豈淺鮮若金山高吹萬先生者。其庶幾乎夫。銅山西崩。洛陽東應。此感彼應之理。固若是也。然其成也。應也。必其類也。今之習扶鸞者。動輒召仙佛。顧自省心地。果足以肖友仙佛否乎。苟曰未也。則奉召而來者。皆僞托耳。又豈若先生篤於天倫之愛。骨肉之恆。斯能其應如響之爲可信乎。雖然。先生既藉此而恍然於鬼與神之眞實不虛矣。抑亦知鬼與神之上。尚有玄奧幽微。不可思議者。在乎六道衆生。皆迷者也。縱能深悉夫幽冥之靈狀。亦何補於全我之大覺。交通人鬼。僅初階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駕牛車以出火宅。此其時矣。先生其不以余言爲嗜否乎。已卯孟夏。當湖陳師誠謹序。

吹萬樓日記節鈔序

江惟一

近世科學昌明。凡無實據者。咸目之爲迷信。神鬼之說。爲儒者所勿道。故自古及今。尚無定論。金山高吹萬先生以其愛女病逝。思念之甚。乃以靈乩扶乩。竟應手而至。得與之憑乩。指字作談話。日久且能召請親戚友朋。以及近百年來之名流。聞人臨。臨。臨。作談話。而所答之語。均屬入情入理。尤以法華土神城隍文記。朱逆之楊平江兩先生臨。臨。臨。所述之陰事。更覺感人。凡語經先生錄出。積數十萬言。自刊之時。報後讀者咸爲之驚嘆。認爲空前創舉。而自今

今數千年來無定論之神鬼究竟有無之爭乃由先生之發明而得確定焉今者先生已允多數信仰者之請印爲單行某雖不文實爲推崇欽仰特草數語聊作人鬼交談橋通之賀焉中華民國二十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述虞江惟一序於孤島陋室

吹萬樓日記序

朱壽仁

聞之師誠云人之生也具五種身五種者肉體以太星光意識良知也師誠之說得之於西哲西哲之言則本其所親證者皆異知灼見語也夫鬼之應明正直者爲神則所謂鬼者星光身也神者意識身也若仙與佛則高據於神靈元始二天遠乎遠矣扶乩之理在於感應同聲則相與同氣則相求理固若是無足異也金山高吹萬先生以愛女之喪西河痛切乃乞靈於碟仙通情懷於冥界言雖怪而不失於正事雖奇而不涉乎詭證以應求之理可以確信其非妄參以師誠之說則女之星光身藉生人以太複雜之媒介而傳達其意志於人間亦常事耳又奚足怪邪先生儒者也生平未嘗言鬼神而獨孜孜於此記通數數十萬言今且以發行單行本開矣以不言者而詳言之其言之翔實可知雖然生死循環一環也點莫知其其所從始亦莫知其其所由終由生以迄死傳過程中之一小部份耳白駒過隙本無足戀則先生之與其愛女僅小別耳來日方長何愁無重聚之時以彼天倫之樂願乃惓惓於此記何憾哉欲藉此證明鬼神之非子虛耶則先生之用心亦良善矣是爲序

吹萬樓日記序

佛裔

今夫鬼神之說科學家日爲虛無縹緲扶乩之事新學派斥爲荒誕不經然若轉詰其何所據而云然則又僅以眼不能見耳不能聞無從實驗不合科學爲答在若輩意識中以科學爲萬能軍凡宇宙萬有之不合科學邏輯者俱在否認之列殊不知科學爲形下學其可能作感限於唯物論者夫唯心唯識之形上學則隨據立窮邊遊三舍此同中外科學家所共認不諱也以言鬼神之有無問題則儒聖有敬鬼神之說在佛法以鬼神爲六道衆生之一詳

吹萬樓日記節鈔序

三

此說者有大小衆乘論如楞嚴經喻伽師地論俱舍論燈焰學典儘可覆按即西洋學術界亦有靈學之研究並不否認然則今之堅指鬼神爲虛無縹緲者果據何種學說何種經驗而作此堅強之肯定吾人乏學深願虛懷傾教否則信口開河無理取鬧亦徒見其不學無術靈狂妄而已昔韓昌黎揚儒儒佛後因諫迎佛骨而貶謫潮州遇大顛禪師於靈山親炙日久漸諳佛法始悟儒佛之非一詳朱文公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今之新文學家秦士胡適之亦好關佛道遇太虛法師於廬山以一夕談而五體投地在其文存中有昨日與太虛和尚談話得益不少（詳胡適文存）於以知凡是一種學說或事物非加以深切之研究與體驗難明真相不能擅作評論與武斷韓胡之前倖後恭非有愛憎於太虛太虛實得自學術上前途後明之增上結果學者態度應如是也近人王充之無鬼論說既無學術上之新發明又非實驗室之新出品純以個人臆測抽象的偏見及摭拾帶質境獨影問題之一二無個語作牽強附會之曲論以自炫其博在明眼視之爲糟粕爲遊戲於鬼神論無與也再言扶乩信否問題乩語係神道說教勸人行善之一種方便多出鬼神之假靈感應普通乩語無非世事縱或偶涉佛乘亦多俚俗杜撰嚴格言之此種方便缺陷殊多原不足法惟吹萬樓日記所載諸芬女士乩語滿紙禪機連篇累牘學宛如老僧說法頭頭是道所作之詩頗有晚清詩僧八指頭陀之風格中略一韻芬女士以十九歲之大學生固亦一吸收新教育之思想前進者對於佛學初無認識此可於其乃父文中知之不謂去世後以乃父嫡女之誠女念父母之孝相互感應藉碟乩以問答假文字而貫通居然詩文唱和幽明交談世出世法信手拈來此非具有大風快大智慧者不能也吹萬居士以是項乩語不唯有裨世道人心抑亦足供學術界之研究愛國時報總編輯吳君之請求而刊諸時報刊出以後信之者歡喜讚嘆得未曾有疑信參半者疑爲靈鬼僞托非真出諸芬女士手完全不信者認爲人死即滅幽明異途芬女士乩語係父捉刀此乃因悲痛過度藉此聊以自慰之作用實屬荒誕不經消惑聽聞不足爲訓并遷怒時報主持者責其不聽作此違反時代提倡迷信之倒事宣傳吹萬居士爲免惹煩煩計擬停刊旋應多數讀者之要求而續刊足見人心向善不盡頑冥敬世隔民之舉猶可爲也茲就半信者爲之解答曰生鬼道者乃業重受苦之衆生一墮鬼趣即失智慧鬼神冒仙佛而降凡事誠有之惟語皆膚淺可鄙毫無佛學氣息蓋佛學即慧

學非具有智慧者不能明澈佛學。昔圓澤和尚以坐脫立亡之功夫。尚有人胎之迷。鬼神雖具有五通。而不能漏盡。不足與言佛法。而韻芬女士之凡語。則迥異尋常。故可信其非出鬼托。再就完全不信者爲之解答。曰。近人祇知人死即滅。不知人死尚有未滅之阿賴耶識在也。倡此說也。在西洋有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說在吾國有所謂爲革命祇求目的。不擇手段之口號。於是任情放性。恣所欲爲。而傷天害理。廢無因之惡行。愈演愈烈。層出不窮。祇求速快於生時。不計死後之受報。此世道人心之所以愈趨愈下。而彌天劫浩之所由來也。至於幽明誠然殊途。然可謂精誠而感應。亦猶無線電之可播可收。同一事理。吹公有一忠厚無妄語之長者。決無於女提刀作自欺欺人之事。此可於其文中一再自誓決無一字之虛足資取信。況佛學爲專門學問。吹公雖係文學名家。然於佛學究無多大心得。此亦可於其字裏行間窺得者。余之解答如此。彼不信者。倘不因余之理解。而仍不信如故。則不信可耳。各信其所信可耳。幸毋以己不信而嫉人信。甚且強信者爲不信。須知法炭炭。塗炭塗炭。器不足怪也。以上所述。足證吹萬日記所載爲不虛。爲足信。爲挽救世道人心之阿迦藥。而韻芬女士之死。爲了生脫死。爲超出生輪迴。其離于歸之期不遠。而達爾無疾而去世。其去世爲求出世。爲童真入道。其應父召而降乩。行化爲報恩椿萱。還引入佛。以期相率出火宅。登淨域。作永久之團圓。爲彌陀之眷屬。苦心孤詣。苦禪心腸也。行見他日功圓果熟。度人萬千。高氏門中平添一位如來使者矣。是爲序。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三日釋佛舒謹序。

吹萬樓日記

毛蔚文

吾人與年即閱鬼神之神說。及讀經史傳記。稗官野史等書。所載關於此類之事。不一而足。獨習耽作。無鬼論。倚用現代科學眼光觀之。無形無影。無聲無臭。情恍惚迷離。難令人信。然則鬼神果有之乎。抑無之乎。以其爲無乎。何以有此名詞。以爲惡世駭俗之資乎。論者謂爲神權時代。設爲鬼神之神說。以助國家政教法律之所不。及言難近理。但吾以爲宇宙之大。何所不有。第以質屬空靈。暫難攝其形象。或用他種方法。俾能與人接近。以爲共見之證實耳。近閱時報迭載吹萬先生日記。以碟仙扶乩。召其愛女韻芬女士靈魂來家互爲唱和。如話家常。登諸報端。公之於是。是

吹萬樓日記節鈔

序

高先生已信其有矣。且從而研究其真理焉。嘗聞歐西研究靈學之士。以鬼神爲四靈光之物。獨惜其迄今未能有具體之發明。以證實其真理之所在。俾得予人以共見。高先生其將有以發明之耶。敬拭目以俟之。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十二日古岡毛蔚文序於海上蔚廬

讀吹萬先生與韻芬女士幽明唱和集

胡樸安

宇宙間一切。皆是相對的。因相對的緣故。成一循環線。往來周轉而不已。晝之相對爲夜。暑之相對爲寒。晝夜寒暑相往來。晝夜爲一小循環線。寒暑爲一較大循環線。皆各遵此循環線周轉而不已。成爲無窮盡之時間。而有較此循環線爲大者。則生死之相對是也。生死循環周轉不已。亦猶晝夜寒暑之循環。此可以比例而知其然者。生爲人死爲鬼。人鬼之相對。亦可以比例而知其然者。惟是與人相對之鬼。視不見。聽不聞。虛無恍惚。不以晝夜之有夜暑之有寒。可以共見共聞者。所以雖可以比例而知其然。而在事實上空無明題之證據。與人以交通。故與人相對之鬼。現在只可爲假定之公例。必須多搜集證據。以明之。搜集鬼必有之證據。當從事於鬼人之交通始。最初人鬼之交通。惟有託夢一事。而夢境無憑。且夢純是人的思想之所構造。其所夢之鬼。未必確爲與人相對之鬼。進而有關於看花等。雖能通人鬼之消息。其中或有一二爲精神所會集者。而多數皆是知識淺薄之精神錯亂病。甚且有假託以欺騙愚民者。更進而爲扶乩。借沙盤以書字。其入鬼之交通。比前者似爲可信。然猶不免多術士之手法。且乩壇之詩。大半空空洞洞。譬如江河算命者一種籠統之批語。使迷信者皆可以附會。吹萬先生假碟仙。指字與韻芬女士幽明相和唱。純是精神之息。息相通。猶之電之相吸。確然聞人鬼交通之路。現在雖不能詳細分析。言其所以然之故。而當然之事。則視借沙盤書字又進矣。且尤使吾人相信不疑者。絕無術士之手法。於其間。自此以往。必能一一分析。走入科學之路。或者將假鬼爲人鬼交通之媒介。亦未可知。要之此爲最可研究之一事。決不可以迷信二字抹殺之也。

讀吹萬樓日記感言

姜烈

令曹操而知有因果。則其心正而決不思篡漢。不篡漢則三國之戰可以免。戰免則民無死傷矣。令秦檜而知夏竦決不害岳飛。飛不死則宋可興而元不立。則亡國之痛免矣。即二人之外。此類甚夥。皆未知因果冥報者也。夫鬼神之說其傳已久。豈曹秦及世之刁惡者。未之聞乎。蓋舊時書冊所載。或理過深。或說過眩。故人皆以迷信目之耳。今讀吹萬樓日記。寫冥間之事。歷歷如繪。書父女之情。栩栩如活。揭冥罰以懲惡。崇孝誠以勸善。真義不失。迷惡盡驅。雖素不信神鬼者。讀之亦必惺然有悟于心矣。今世人心不古。奸偽風行。爲惡作非。比比皆是。雖有明刑。亦難盡治。我不知若輩讀是記者。其亦有懼於心否乎。

題詞

題高吹萬先生日記節鈔

沈維

欲觀妙音。先發信心。仁兩冥界。無罪無礙。信佛弟子。兼離兼慈。聞法修行。固斷往生。孝思罔極。願留侍側。以詩娛親。以法度人。此善哉行。迴殊二乘。明發有懷。妙蓮華臺。待緣熟已。與父母偕爲佛眷。屬水離五濁。真如義諦。此焉具足。虔修慎持。勿再三計。

讀吹萬樓日記率題二律

董玉書

恆河沙數萬千劫。金粟如來是化身。苦口不辭當說法。精誠所至自通神。玄談已信龍皈佛。世界何堪獸食人。普願衆生同覺悟。寬親平等戒貪瞋。

心光不以幽明隔。慈孝何能有謬誣。近世多不諱慈孝可嘆。史筆開微知有意。文人說鬼未爲非。痴狂速拔泥犁。出安樂須從淨業歸。莫作尋常家乘讀。貴尊直有日記謂之家乘。此中三昧是禮機。

吹萬樓日記節鈔

題詞

五

讀幽明唱和集

前人

詩才疑鬼又疑仙。唱和如生惡性圓。父是般提女月上。佛家原在四禪天。

拙修先生題吹萬樓日記二律爰以佛理解之步和並博吹萬

居士一棗

王希曾

佛陀能度萬劫。大智觀空色相身。甯以因緣爲解脫。要於慈孝布精誠。寬親平等原無我。苦樂同根悟有人。五濁同光歸一覺。虛靈何處著痴癡。幽明世隔心難隔。何論人間譽與譏。美必彰彰誇長短。漫云好惡泥真非。情多卻礙超生諦。識轉方爲得所歸。抱一丹忱精一理。當前直道自忘機。

奉題幽明唱和集

前人

至誠原不隔陰陽。孝女心薰佛子香。南海願同歸極樂。西池緣豈限殊方。一元六合泰天地。萬禩三生孰短長。無盡無真解脫當。前大道得康莊。疏香疊影亦前因。佛海清光萬丈明。誦偈有詩緣善度。證禪忘我即無生。散花天女非相吹。劍真人款款情。公父女忠誠純孝。一讀新辭一神往。妙蓮華舌說庸行。

拙修老人題幽明唱和集一絕余亦續題一律兼簡吹萬居士 前人

般提月上懸相娛。慈孝家風德不孤。妙覺四禪髮佛果。清心三昧印冰壺。此生莫種情田律。再世詎還合浦珠。珍重兩間遙遠旅。好從個裏認眞吾。

讀幽明唱和集奉題一律並步原韻

陳 柱

羨君文采有風流，坐擁書城幾十秋。豈謂連銘擎女壻，高吟還與謝家儔。慰親國破家亡後，下筆神工鬼斧謀。觸起幽明無限感，人間生死更何愁。

吹老寄賜幽明唱和集即用元韻奉題一律

崔 龍

安隱先生絕俗流，江東壇坫幾春秋。詩名高邁真無敵，慧業小雙疏與儔。獨學居然不孤學，鬼謀畢竟勝人謀。父心可有兒心苦，詩唱兒心却父愁。

讀吹萬樓日記

孫滄叟

真意瀟灑漫，迷途指顧中。人天心不隔，生死路能通。應世網維環，泉臺孝義崇。最難如愛女，高行誦蒼穹。哲理傳靈學，塵囂闢鬼門。一空今古錄，共識佛天尊。海內兵災重，人間世道存。先生文數卷，永永雪泥痕。

吹萬樓日記題詞

蘇 息

幽明感通記，人世洵希珍。橫流新寶筏，於此度迷津。

吹萬樓日記將壽梨棗爰占廿八字題之

顧視高

無間幽明寸草心，每於亂上作龍吟。哦成老子雙行淚，抵得家書值萬金。

奉題吹萬樓日記

周東方

吹萬樓日記題詞

六

明了前因生佛心，見凡言有前因明了佛心生。世緣斷後佛緣深，數年苦志功行滿。一旦欣傳妙道成，（聞女菩薩近有上升之說）語是金鐵堪度世，人非木石總蒙恩。於今末法方深刻，轉得親探不二門。

居然人鬼可交通，夙昔曾從夢裏逢。（余昔營夢見鄉先賢杜寶田先生謂余曰：今者科學昌明，人鬼可以交通。予聞而唯唯，詎今讀吹萬樓日記，不謂真有其事，抑亦奇已。）鬼趣宛如人世樣，陰陽情理一般同。庶知果報非虛妄，益信輪迴說不空。我服先生大智慧，傳茲不朽著陰功。

題吹萬樓日記

鄭雲心

文字有真率，三千俯仰塵。摩詰非無語，聖學具夙因。譬彼迷離樹，鈴鐸警世人。華林既治道，兜率確能仁。教化開宏造，彌勒五百身。恭承示大孝，至誠鑄洪鈞。為衆擊法鼓，慈愛始通神。忍饒誦經偈，宏願保所親。歸依師子佛，闍若度吾民。燁燁疏香閣，真氣鬱嶙嶙。妙明通達德，珠露發輪囷。大穹原塞產，四學即帝閭。帝閭昭慧日，皎皎煥真風。微懷頓遠，亡道斯遵。與彼返生香，三乘同超倫。慈心環接物，獅象雲中馴。能以智慧火，燒却煩惱薪。將洗龍池鉢，驚嶺鳴金鈺。嘈嘈吹萬樓，衝道意長新。松柏獨秀茂，德音自聞聞。泓水不揚波，蓮花見妙真。迴留入禪定，慎勿起貪嗔。弘道以弘世，君子不患貧。手舞兼口詠，崇修世所珍。幽明通四裔，旗檀海國春。

讀吹萬樓日記

瞿鏡人

往讀平子平等閣，精微妙蘊渾无著。閣微草堂亦自作，喜說狐鬼炫六藝。不似先生吹萬樓，適俗不矜一邱壑。人間倏忽萬死生，造物奈何鑄此錯。彼岸分明胡不登，祇緣根塵為愛縛。先生於愛亦覺無，能善用之猶河酌。當年有女歸冥漠，不知黃泉與碧落。水到渠成金石開，杯勺通靈日記作。智者讀之應自驚，驚者讀之悔作惡。始知茫然大化中，世智科學難盡度。鬼論今古幾有無，迷途者自迷覺。讀此記未是一言，言舉宋之鍾振木鐸，即論功在正人心，亦應昇女登楊樂。

吹萬樓日記節鈔

金山高吹萬著

丁丑年

余自去臘祀灶日吾女韻芬在派瀾亡故如晴雪靡麗心膽驚越四日返家覺歲暮天寒陰沉綠色百事俱廢忽又新年卽日記亦疑不寫今斂理舊案哀懷悽苦手顫淚零矣丁丑正月初四日卽國曆二月十四日晴冷初爲亡女回陽之期余將兒往瀟浦石處延道士誦經一天余在家哀苦不能前去遙望涕零而已瀝底白女亡後培兒等卽已遷出惟留數傭人在內今白亡女回陽後卽將永與此處脫離矣是夜用扶乩法請召亡女之魂久之寂然無所應按此爲用碟仙扶乩法在寒舍閭閻山莊請乩之第一次當時余心理上不

過於無可如何中聊以試其驗否而已未必能切實深信其召而至也又於是夜漏偏有伏事亡女或在濕不問亦未可知又扶者有三四孫及僮寬餘兩孫或誠不能至而寬餘則後知其爲天主教徒凡此數者皆無應召之理故第三次扶召便漸有靈驗以後即愈扶而愈明顯如生矣四月廿五日補記

初七日卽二月十七日晴今日爲亡女二七之期夜間再試扶乩默禱後約半小時乩始漸移動初指父字又指母字又指鄭字蓋扶而默召者三人爲余與內人及大女問以數語答稱何知卽又指一去字乩遂不動接此次所扶雖未有關顯之語然稱呼已一無所誤可知吾女之魂確已遷

之矣。惟其時吾女初亡。或魂弱無所知。故不能成語耳。又凡圖中卽適用之字。尙缺少。其後隨時增入。故所指漸便。亦漸漸無窮矣。

初九日即二月十九日晴暖是日雨水節夜以磬礼扶召亡女少頃亂動便指父母哥字亡女至矣又稱父不忘兒哀嗟乎嗟乎此真女平時對我之口氣也女寄信必自稱兒而不稱女今女在冥途仍不易其稱且深知余之不忘而勸我少哀知我女之死而猶孝而何忍死耶按此次所扶已能於呼父母兄外漸有言語余亦漸生信心矣

十五日卽二月廿五日陰轉晴夜月
甚皎接吳江沈志傑來信慰唁附輓
亡女詩一首知沈宛君實爲其七世

吹萬樓日

記
節
鈔

丁丑正月

祖姑妣君爲葉天寧夫人葉氏。一門風雅，而其季女小鸞尤爲才貌無雙。以年歸前五日而死。余近日亦正有年夢雲集中之返生香，聊以寬慰。志儒詩以天寧小鸞父女爲比，似欠推余之見道不能及天寧，而亡女更不逮小鸞之才學，然余之痛則有過之蓋小鸞之病，及二十五日，而我女則歡喜活躍，乃遂一夕而殞也。惜哉年我友金君松岑，見余與內子及兒輩喜學爲詩，文會來書，舉其邑先哲天寧橫山父子爲比，意蓋以一門風雅視我。也。余雖感領之，而心惡其不祥。時在丁巳冬間，山莊落成之後，我女猶未誕生。至翌年而生我女，天寧於年中歡愛之情，當無減於天寧之於小鸞也。而余乃至今日而亦遭此痛。眞耶夢耶，其殆有先兆之已見於未生之前耶。我欲無言矣。沈詩未必佳錄之於此，以誌厚誼。

余家八世副使公諱誠字玉璣號所一有女才名振吳中（家君七世祖誠諱宣季為副使公長女）于歸池亭葉工部李女小雙戀家風還好有期年十七以己前兒風遂疎香遺著留舊閨父母見姊笑殘紅雲間高麗有幼女才真恰與小鸞同字曰龍芬號青芬蓋為芳名絕世容年將及笄彰城配元宵節前繼芳蹤未及遣嫁兼旬耳棠枝躍入蕊珠宮爆竹聲中遺遺境聞閉莊莫夢成客因信聞之三百里令吾悲悼撫寸衷寒慙老人且忍痛諒香他日傳無窮

丁丑上元前五日松陵桐華里沈大椿撰

十七日即二月廿七日雨深夜又扶杖亂動而所呼之人均無應又略有瑣碎問答數言後更作沈痛之語曰父如不生切勿哀思遂條然去

十九日即三月一日陰微雨晝夜又扶兄招亡女談話少頃兄勗便指父字十字又連指勿哭念芬心苦寤忘謂不孝父心肺衰云云玩其意蓋自兄不孝謂父心肺已衰仍力勸愈念而忘之若謂哭念則父心更苦蓋我女每來必勗兄愈勗愈力余痛甚乃亟以他語問之問爾死是否志數已到答命問死後有無罪過答不罪問爾近作何狀答念書又連指父早忘兄勿哀身去心存自此亂遂不動聞亡女靈座之室如開門聲數人者皆聞之知女已去矣所奇者每次所扶必有真切勸念之語知女雖死而親之親之心無異生時也余安得不力爲自克以慰我女於九原哉

廿三日即三月五日風陰是夜九時起扶兄默禱後少頃即動便指父字知亡女已至時大兒圭在旁舁旋轉指云父作文件兄心喜念父心苦

哥能住伴悅悅父母少哀嗟乎我欲爲女作一文久矣而心緒未能下筆吾女殆已知之矣又我心之深痛極苦欲望其大哥能住伴以怡悅父母而冀少哀其無時不心依乎父母之側可知也

廿七日即三月九日風陰轉晴爲小疏香室願願一流並跋語於後云我女福芬於嫁前廿日俄結化去全哀之其友人見狀者皆以天奪之預度章爲比今以亡女遺像懸其生前讀書之處因名其室曰小疏香神以永我之思而已

三十日即三月十二日是夜在申又與內人扶乩乩動即指母字又指父字又指兒字殆先呼母與父而自謂兒來也隨又指稱父長良兒心苦六字知我女又來勸余矣余曰家中我欲將爾所懸遺像之室永遠爲爾居之余已題名小疏香室爾亦喜乎

吹萬樓日記

經功德當有益耳

人死十九投生

初九日即三月廿一日陰寒分節夜十二時又與內人扶乩默召亡女按此項靈乩依說明書應由三人同時各出一中指輕按確底俾所召者至即可隨聲轉轉今僅由二人按之而亡女亦隨至可知誠至便靈不必定拘三人與二人也余問前上月三十夜乩語稱爾與爾兄豐爲伴爾之生也豐已已多年爾何以識之答稱母余謂爾言母者當即爲余聘室爾夫人則相去愈遠爾更何以識之答稱伯母告然則爾在地下既曾謁母又得與爾兄爲伴皆由於伯母之指告似矣問亦曾謁祖母否答見余謂祖母伯母及爾兄等皆逝世多年然則佛家所謂轉生人世之說果有之乎

答稱父思甚悅按此後吾女所居在家皆居小疏香室在滬皆居法藏寺以爲當戊寅六月又記問爾今與何人爲伴答稱兄問兄爲何人答稱豐時然則女殆與亡幼兄相處也幼兄豐之亡也已逾廿年今豈猶有鬼耶

勸母念佛消遣

二月初六日即三月十八日辰陰轉雨風意日是夜又與內人扶乩乩動謂父心急兒哭咽不知應作三字誦抑連讀總之欲我勿爲念耳問今者爲爾法藏寺誦經四十九天此種功德於爾果有益否答念佛住永無煩惱母又問爾死我將何道則指佛字殆欲其念佛也初七日即三月十九日雨作晚黃內

記節鈔

丁丑正月二日

答十九生亦有不生按所謂十九生者殆言上之九皆投生耳

奇哉不速之客

十一日即三月廿三日雨陰潮熱夜間又與內人扶乩扶者仍只二人亡女至先呼母復呼父按前夜扶乩時女曾懸乩言要來傳古文製日之夜余即檢其生時所讀之左傳一部及對訂之古文教課活葉文誦焚之一夜火猶紅當將紅燈室中間而臥左傳有十厚本之多其高盈尺用夾板紮好今日經起視紅中此十厚本之書所置之處迹象依然而灰則淨盡竟若有人搬而去者咸詫以爲異余當就問昨夜焚化與爾之書定當收到望爲指告何書即答稱左左指左得也又答稱左殆謂古文也又答稱文殆謂活葉文選也實一無誤矣自

姊顧太夫人詩錄一首於此貞獻遺風逸吾姨足典型傳家留勸節教女有賢聲聞淚今無尋刺枝日漸零落天俱渺幻萬感一時呈（時我女初亡）

又作輓聯云

十七日相距非遙我女殆先亡倘冀冥途姊妹庇九五福何嘗有缺抱孫奚足或本來塵世業緣空（素內姊尚未有孫也）

是夜又扶乩女至則父母兄嫂連眼前各人一指稱無誤問爾今夜住何處答言法殆住法藏寺也問爾以何時能常居於小疏香室中答稱完法殆因法藏寺功德未完欲看完後始能來耳又稱要書時常念殆謂歸來後要書常念也最奇者昨今兩夜問女件何處皆指法字又乩請黃內姊問能知我女住處否亦指法字然則我女近日住時皆在法藏寺則念

是以後所按之碟漸覺重滯案行動有異余疑二人按碟總嫌不適命爲稍歇宮中內人去喚阿福來同扶之乩動則塞避重滯如故與亡女情狀載然有異又不指稱呼因問客來不速果是何人則迴旋數週乃謂余時公老兄問老兄何人則久不明指我大駭怪阿福則乘風而逃我因命焚冥錠於門外亟逐之去少頃復重行宣稱再還亡女至則手按之碟即覺輕靈便先呼父母又呼阿福謂阿福也因遂就問問謂來者何人爾知之否答稱不言蓋吾女亦不肯言而又稱知是果何人耶不得而知之矣問是來此何爲答求佛助問此人今仍在此否答去因再以前事問之問左傳古文等爾生前有師教爾今在冥途亦有教爾者否答受佛前宣看問爾今可家居不出乎答行間行至何處答法殆仍在法藏寺

聽經耳聞然則爾有苦惱否答前因不昧去貴消迷依父不往生求父母笑悅云云語多不能全記大抵皆有得於佛力而兼具孝思之言也女始感於佛之默化已能確知前因可謂法力無邊矣

扶乩誠信為主

十二日即三月廿四日雨風陰寒而雷夜雪今日為吾女終七期矣竟日默念成慘萬端風雨無情天亦若為助我悲哀者無聊之極夜又與內人以靈乩扶之是日內人曾寫一信焚與亡女乩翁便言母書見深念不忘兄亦苦念父母兄力求佛佑父母安心念佛怡快免災兄永不忘深恩力求佑父母兄姓安長無災害嗟乎嗟乎以我女之孝思友愛死而不忘父母兄姪長求免災乃如何竟自遭厄

次萬樓日記

料已卯五月附記
今日接松峯慰我之信謂天寒之痛妨礙健康然思十九年前彼在何處更六十年前公在何處前彼在何處哀樂傷人易與我同遊佳山水乎數語寥寥真極透徹且情亦至懇也憶當時豐兒之鳴亡友揚了公為作傷墓錄跋謂天之顛倒夫人也不在奪而在與大旨皆暢發此理最透余讀之豁然有悟至今不忘良友之言至足深感矣

冥錠兩種價值

十三日即三月廿五日除寒微時今日上午在家祭先下午至各壇祭掃畢回家天已晚矣夜內人又與大媳二人扶乩余為記錄是日之晚內人又寫一信焚與亡女乩動知亡女已

耶余見其母所與之信女確能於乩上回答因問我前日所寫之屬懸於爾遺像上者爾能指出為何字否則連指小疏香室四字余因近日女附乩言每稱念佛因於今晨奉佛像一尊懸於室中問我今日懸佛閣室中者何物答言佛喜見問爾何時可以常居此小疏香室中答言法回家不出意謂法藏寺回後可以回家不出耳蓋刻下尚在法藏寺做功德未畢故我每稱在法藏寺也又有修悟前生定性念佛二語夫以吾女之嬌孩細好不解道理何以適日乩上所言常有安心念佛定性念佛及念佛住又有修悟前因等了然於佛學之言其殆有夙根者耶抑吾女死後常不忘父母苦勸勿哀至再三而未有已我佛亦憐其孝思因為指示徑途俾成佛性者耶皆未可知抑女之死也其母哀痛之心必不有減於

記吊鈔

丁丑二月

至其母即問今日焚而爾信到否即答稱信收母念兒悲深恩無日忘謂信上詢爾焚與爾之冥錠作價幾何能十用與否答稱百作一念佛用多一十與爾之錠爾置在何處答佛共在問今日祭先想吾家祖宗皆到否答有到有不不到問然則有已往生人世否答往生性在未幾凡逢停因擬改請黃氏內姊俟其來轉問以吾女近狀及禱請後片時乩動乃稱大姨有事不來兒來室中之人皆相顧愕然知仍為吾女至矣即云兒要看看問要有何書答小覺集意殆欲一完全所題小疏香室命名之由因欲一觀其集耳又謂父常念兒心真不忘慈愛深恩無時無日不念父母快悅嗟乎我女每懸乩言必於百忙中難以安慰父母之語其天性之厚不同尋常女之所以死而有靈者其以此乎

我而其初女懸乩勸慰之言乃只及於父而未及於母我則有以知之蓋乩也者一誠之所召也信心不誠斯感召亦淺其母茹女雖深而信乩未至信不至故情不達耳今其母信心日益篤故女之乩語亦必父母致言日而金君通尹語余其友李登輝先生時與我寫信以書札相通其法先由自己寫信與其婦而同信亦即應手而至無或爽者其事甚奇其理不可解李君固有道之士非有異術金君亦非妄言我以為其理無他亦由於一誠所致而已古人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入鬼可通之說自古而然他時科學日進必有確實發明之一日我老矣恐未必能待又無專門之書足供研究否則我將從事於斯矣今我之扶乩二年以來竟人與鬼無一不可對話實為當時始願所不及

修心念佛消災

三

十六日即三月廿八日晴今日祭亡女在玉佛寺撞鐘撞滿夜放焰口一堂內人於上二日先至灑金則於今日往寺寺滿焰口方開始是夜在寺中者為內人培兒及姨甥女鄭慶小姐備僕則有阿福阿金和信瑞昌共八人余攜有自製亂慶小姐欲一試因與內人扶乩亡女余在旁記錄乩動即指父母兄姊問姊為何名便指慶字問此外尚有幾人來寺則指金字清字橘字昌字歷歷指出無一誤也其母問爾於幾時來此答四時問從何處來答法問如何來答車殆仍由法藏寺以車來也問爾近日曾回家去否答兄事不去問何事答往劉置具奇哉劉氏不久將迎柩以歸我女在冥途已先往置具乎問爾

知備母於今日何時來寺答二時然則備父於何時來寺答七時亦毫無差誤則更奇矣母問吾家邇來運氣不好數日而將兄又遭變事之禍幸獲無恙不知今移家連徙保安乎答大家修心念佛求福福免因不有信佛心消福多矣又云見日夜力求佑父母長安康健同心作好事免災少頃又云佛召去此遂不覓

十七日即三月廿九日陰夜內人復與阿橋二人扶乩余持筆記錄僅寬餘旁立觀者甚夥初即稱寬不寬蓋寬餘為天主教徒余初不知故新年初四日天主教徒余命寬餘及三四兩孫試之而應後數日寬餘自言為教民余始恍然於盛況不願之由來故後扶乩皆屏不令看今夜彼乃竊觀其旁而乩即斥言寬不寬內人不覺驚愕謂謂笑問爾何不寬寬答言兒怕界有分殆教徒與鬼

吹萬樓日記

記節鈔

丁丑二月

四

告兒近愛此奇哉吾女死後猶能作詩耶女又云割愛修性受恩未報遂默然去

迎觀魂亦隨去

二十日即四月一日陰時夜人靜時又與內人扶乩因無第三人為記錄故字不能全值俾就記得者錄於此亡女至即言父切勿勿忘兒求保佑父母安無災信佛心勤及兒早在念佛云云余以吾女生時不解佛理何以今死後乃當言念佛並勸人信佛可異也問劉氏迎觀在即附近日忙乎答勿忙問今日歸來寺中者幾何人答大二三三四嫂小兒三乃皆無一誤問爾諸兒嫂姪等皆來爾心如何答往生人多餘少余念室中人多則女魂性憤因謂之曰俟佛事畢後回家暫將爾之小疏香案整理潔灑爾來常居之則未及余言之畢乩即指稱妙兒喜滿室性定心不迷遂去

廿二日即四月三日晴今日為亡女在上海殯儀館開弔之期天氣晴佳來賓一百二十餘人聯袂之屬甚多於是日劉培管親來迎視以歸南潯於下午三時舉殯儀引余看至靈輿登舟始返寺一場空悲至此而止不覺掩淚

廿三日即四月四日晴兒輩送妹魂至南潯夜間返市知靈輿於今晨抵南即迎入劉氏家廟是日劉氏亦奉經受吊一天兒輩一祭後乃行去歲亡女在時常與阿橋預計今年寒食日劉氏奉祭之期此時當至南潯豈知果於今日乃不以人歸而以輿往耶耗矣哀哉

長者莊言正色

廿五日即四月六日晴至大德里李子靈處請其為余推命李君謂余壽算僅至四十有九若非親自來推幾疑此命為已死之人也視余面上之紋謂君今得至此者皆由於心地慈善所致又謂去歲於子息定有刑傷

有分界故認為因怕耳至此商僕人瑞昌入立而踐之乩即云瑞昌忘哀奇哉奇哉瑞昌於昨日隨余來申時曾忘帶大衣一襲在船上蓋保內人命其帶出本為亡女之物而今為內人所穿者瑞昌忘在船上恐致遺落正在蒼急而乩即明白指言瑞昌忘表此種活羅之言真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矣問此表是否不遺失今尚有否答稱有既而果查得不失問爾昨言住劉營其是否趨往南潯住余答亦佳余謂劉氏連兩橋去時余曾擬送爾至南潯而爾傳乩語以為不我亦覺太慢咸今決不汝當俟秋間一來望爾好否答大好兒悅問爾母亦欲同去否答母勿去心悲記往事苦思以下所言瑣事甚多不全記後又稱今夜言父母喜悅兒亦悅其母因謂爾既能詳言我為信與爾爾聽乩語亦望如生時之問信可乎

憂清靜怕人多

十九日即三月三十一日陰晴午後劉培智泉來談頗覺愜然夜內人又與大女二人扶乩余在旁記錄召亡女至其母問爾今日在何處答在塵間今日何人來過寺中答三四兩孫謂筠培及智泉皆也皆信又言母苦兒知力求勿悲念死亦前生定遂去少頃又扶乩女亦即至便呼父母姊余問爾自余來申家中無人爾亦同去否答去去問余前以午夢堂集一冊置於爾道後爾前曾看否答未看又言兒最喜父念詩兒亦要吟詩望多

若非僞子亦必傷女又前日圭兒亦曾往推亦謂去歲定還手足之戚又劉培智泉亦往推則堅決謂爲尅妻問以未婚如何則曰既聘即不能免然則以父母兄妹夫妻之相尅而交係於吾女之一身使吾女適常其厄也悲夫是夜人靜徐又與內人扶亂以召亡女至呼父母問爾從南潯回乎答本要回再去問爾居南潯何所事答南佛前受有問爾人地未熟雖與僞伴答姑姊在家爾習儀問曾見爾翁乎答是問狀貌如何答長清老問劉氏小蓮莊花園各處曾去過否答去問然則何人同去答自往玩問好否答雅精此外話語尙多因無人記錄大半已忘矣

次萬樓日記

廿七日即四月八日晴昨日自滬返家後今夜內人又與大媽二人扶亂余爲記錄少頃風動尙未問即自言兒早回其母問然則昨日爾與父明也問前法藏寺念經畢後是否因余與爾母未行故爾又留三日乎答念佛問爾至山留幾日答山七按女言前法藏寺畢三日後往山見佛至今日而返適爲七日也問爾所言之山究是何山答天台奇哉近來法藏寺之興慈老法師正在天台山講經女所以於奉經畢後亦起往天台耶問爾至天台月見熱人否答此更奇矣上月間丁月心曾來法藏寺爲內人言不久即將往天台山聽講渠乃皈依慈老者也今女言丁始必爲丁月心太太耳問丁太太今尙在天台否答走又言虔心念佛至罪求佑父母快悅按此語亦不問而女自言者蓋女已屢言不一言矣此女之所以得一起而證佛者耶其母問爾今既歸尙要他去否答再要去南潯謂南潯也問去幾日答四五日後日往二十三回問近日余爲爾小疏

母共回耶答共問日內再去南潯乎答不問爾往南潯幾日答南三日與廿四夜相所答同也又云往見老輩得憐愛我爾爾往見老輩時見劉氏祠堂如何答堂住早喜玩見爾翁時曾與爾有言乎答此言正色承厚愛命長依膝下七月再往泉同父去至此處遂修異說此數語雖生時寫信亦無此明白矣且余擬俟秋間到滬一看吾女之概此語確曾於旬日前時狀亂告女而女答言大好至於秋間頗思與爾增泉同去則余但以此意僅會與內人言及并未告知亡女而女亦已知之曰泉同父何亡女也且又似屈時知泉將同余至滬而彼則先期再往以待其詞若深喜之者吾殊不知女死之非生矣何其神也

赴天台山見佛

記節鈔

丁丑三月

香室中瓶插鮮花極多俯見之香容見好否答好兒愛其母問爾今夜定居此弗去乎答定弗去問何以後日又要往南潯答爾愛兒要多見又云明夜再見遂停

梵與嫁物俱收

十六日即四月廿六日陰雨夜十時許又與內人扶亂大媽在旁記錄孫隨侍女至即呼父母嫂姪問爾昨夜來後今日又曾他往否答勿問老宅大伯母事爾亦至老宅否答一去同父然則今日余至老宅我女亦同去也問爾昨昨晚與爾之信是否收到答早收其母問然則爾昨夜何以不言及答兒忘問前法藏佛事圓滿之日發與爾何物答衣嫁物蓋是日確裝去衣服多與及圍簪等皆嫁物也問爾昨言明日將往南潯果去否

三月十五日即四月廿五日陰余前自滬回已數次扶亂皆無所應忽將近二句未克與女談話覺有悵悵阿之之感今晚內人特寫一信焚與亡女命其無論如何必須應召而至是夜八時許內人先與阿橋二人扶之仍良久不動乃由余替易復少時亂動先指母字父字知吾女至矣此心便爲一慰時大媽在旁記錄因問尙有何人則指嫂字知宅無誤矣問多日杳無消息自本月初四日法藏寺寧經團滿以後不知爾果在何處答法事完至山見佛然則近來無消息者女果在他處也問爾至山與何人爲伴答隨多人問前日爲爾法藏寺念經畢後爾便即他往耶答三日後往見佛父召兒知因一走分心不來然則余前日之扶召女亦知之蓋是時因誤於見佛恐其一走分心而不來耳此語余並未問女乃自行申

候自南潯歸來

廿二日即五月二日雨陰晦時大女於前數日歸家是夜內人又與大女

扶乩余在旁觀女至即云兄昨早回棹前十五夜扶乩女言將往南漳二十三回今女云兄昨早回與第十五夜所言爲提前也又云姊何時回殆吾女前數日往南漳故姊歸時尚未之見今始見之故詢以何時回耳問爾前言二十三回今日方二十二日而爾已於昨日早回何故答知母悲望想念南家嗣好父去多住兄亦再作伴亭室清幽草堂精細古書多愛此目前前三四月不走陪母然則吾女昨日早回者乃恐其母之想念耳其往南漳也必仍居家祠中(上月廿五曾扶乩女言在家祠習儀)故繼即謂南家祠好又我曾與女約秋間至潯故女亦曾言七月再往(見上月廿七夜乩語)今又謂父去多住兄亦再伴住云云也又劉氏嘉業藏書樓余久欲往觀而女乃稱古書多父愛此此數語者皆不問而自言

謂小川即君平君定君實之小名吾女生時所呼某哥者而此則僅簡稱耳女此來仍無所問乩即言嘉哥亦愛妹信乩誠心有見性勿迷望衆哥勸母勿苦惱父尙可有書寫字母無法少悲念兄小時哥愛尙記得秋間哥亦南去祠清幽境爽同二哥來按此言哥愛尙記得及哥亦南去殆皆指嘉哥所云同二哥來始指小哥及潯川哥意亦明顯秋間吾嘗許其往潯女始刻刻不忘者故一見哥等便預招其南去也又欲望衆哥勸母勿苦惱乃謂父尙可看書寫字母無法少悲念何其入情入理如是耶以下因扶者手軟當由余與君不更換乩略顯復動覺有異以他物乘之而入者屢旋不停所指字亦不類後指一送字余即命樊鑾於窗外又指一走字而去相與驚異者久之後又重召女至問以頃前爾何以忽不

與與生人對話無以異豈不奇耶問爾在南家祠中必見爾翁翁翁亦與爾有言乎答喜兄業完嘉兄明慧和爾淑順又稱前因丁長依父母永不往生當求父母兄嫂姪姊安康最悅乩即移入中問去

按去歲劉氏迎女概至潯余曾與女約秋間當一來視爾女甚以爲喜有父去多住兄亦再伴住及古書多父愛此云云其言若自忘爲已死也者余謂擬秋間前往視女概並一遊嘉業書樓豈知至七月而潯上遽遭空前之禍遠道多梗未克成行至十月而江浙相繼淪陷吾鄉及南潯等處無一不化爲瓦礫之場劉氏藏書樓雖開未燬而等於異域欲往無從其家祠丙舍存否未可知吾女之概果否無恙總之我遊潯視女之願悉終爲泡幻矣人事滄桑誰能料到惟至則云兄伯聞人來要銀然頃間所來即女所云聞人之索錢者是可笑矣潯川因問亡女謂我與妹末次相見在何日答在上年八月同嫂潯川云後來尙有一次相見則云後兄忘日不記以下瑣碎問答至多不盡錄蓋今夜已召之三次矣
廿四日即五月四日時作晚姪女歸林氏夫人聯云衰年同輩本無七郎看女姪行中到此疑星亦零落隔歲沈哀猶未已頓憶明珠掌上難兼老淚又縱橫是夜余在書房內知內人又與大女二人扶乩即出乩已移動便云母當苦念兒心亦苦兄無法能免前因魂魄暫在母側求父母快樂少哀以娛老境愛愛深恩百世不能復慰勿思前事最可悲傷嗟乎吾女之從姑之喪今將四七矣爾曾去過否答現未其母又謂明日爾大得

吾女之魂至今仍無一日不相依於悲憫困苦之中有以娛我而慰我也我反覺萬事皆空惟一誠所結爲最真實耳戊寅中元日又記

野鬼闖入索錢

廿三日即五月三日時夜八時餘內人又與大女扶乩召亡女至一無所問任其自言女即云母毋哀思塵世本多苦境兄安樂無災明年業緣了父母慈愛天高地厚不離身心此後當虔誠求佛佑永留樂福遂去乩言凡四十四字無詰不竟無字不練竟是一篇經好文自數月扶乩以來所未有也惟所云明年業緣了不知何指姪君平等日間曾言欲來一看扶乩旋於九時餘來乃復扶時室中有余與內人兄兒夫婦及君平君定君實諸人女至稱父母兄嫂潯小川所將往宋遷七帛爾同去否答母要兄去可去又稱望姊哥嫂梅誠謝母妹念佛求報答
凡事不能前知
廿五日即五月五日陰晴作晚沈慰花女士聯云慕傳蘭蕊凄香聞說病覺幾數日掛懷明珠悵事同是芳齡二十年按嫩花爲沈生伯才之女與吾女同肄業於滬上大同大學同鄉同歲頗相得乃吾女不幸以今年國曆二月卒前逾兩月而女士亦遽萎化(女士歿於四月二十一日聞之不覺但然爰製斯聯)即日寫就並爲林氏姪女晚聯午後命主兒至宋遷林氏七帛夜內人又與大女扶乩召亡女不至而罷
廿六日即五月六日晴暖夜雨是日立夏夜內人大女又扶乩大魂在旁

次萬樓日記

記事節鈔

丁丑三月

寫錄余與幼孫皆在觀者召女良久始至呼父母姊姊繼又稱小姪可愛其母問昨夜召爾不至爾果在家乎答不在然則在何處答沈觀者皆不解則又云子母地扶者內人及大女仍不解余乃恍然躍起稱奇蓋吾女昨夜至其同學沈慰花女士家去也沈女士所居其小地名曰子母地內人等皆不知其地名余則知其地名而亦未去過吾女雖曾與沈女士同學亦未過從不料其昨夜乃還去兩問沈慰花之死爾何時知之答父寫對方知去望奇哉奇哉昨日余寫對二確在小疏奇室之外間始為吾女所見因知沈慰花之死而隨即前去深察耳亦可見吾女對於同學之友誼矣其母問爾去望曾見沈慰花乎答見見諸何處答家間去見後昨夜仍即回乎答問然則爾未還林氏姊家亦去否答去去後於何時回答

叻萬樓日

記節鈔

丁丑三月

今夜同去時曾見林氏姊乎答見見時姊與爾何言答言不忘子與衆人家事常憶勿忍拋小女哭見勸度誠信佛爾爾往林氏見吾家何人答哥寬蓋昨日主兄至林家七弟確係帶寬餘同行也問今日爾還家前見供何物答青梅芽針香餅亦確均無所誤其母因謂爾之問答無一不靈然則凡事爾能前知乎答前知問在則日常為何事答看書報覽父讀詩兒最要學母佛好兒心寬樂芬翠哥嫂長伴母移哀慰悅遠去按女憑凡語對於父母則稱兄對於他人則稱哥其下字亦然有斟酌也

奇形怪狀之鬼

廿七日即五月七日陰程雲平來信述其夫人病謂似在法藏寺見吾女及小眼鬼獨眼鬼無七發鬼等甚以

女士者何人答高韻芬問然則今女士來此亦見爾芬乎答見問爾芬頃在何處答同在此間又云韻芬好信佛虔誠明性不昧甚深天性厚花萬不能學時余所為輒沈女士對寫好後爾未去去因即以二人展開於亂旁云請沈女士觀看凡即指云承公書對看泣不意愛女殆謂吾聯中

恨爾珠沈恨事同是芳齡二十年之句故云不意愛女耳問女士病死果壽命乎答藥劑庸鄙家人尚未明悟不無有怨是與吾女言謬誤亡者同也又言韻芬淺福深花萬勿能望眾召至此亂即不動遂去奇哉沈女上言何其婉而有體乎真吾女之友也

今日余檢去年日記至此日有程君述其夫人病中所見鬼吾女謂言之笑不欲告云云時適冰絨甥在旁為稱異者再曰此種鬼果

為怪是夜內人又與大女扶凡召女至詢其前日程姑母曾言見汝汝亦見程姑母乎答多次問程姑母又言並見他鬼信乎答言之笑不欲告問汝昨言曾往沈慰花家繼花與爾何言答言藥誤亡問慰花病有幾日答佳八九日間爾往沈家有入陪爾去乎答獨往無伴問然則爾無侍婢乎答在家不需要問爾至沈家亦用車乎答喚人同往近勿用車其母問爾前每言不願往生何為其不願也答爾父母來往一時間往生問然則何時得與爾同往答不知何年問爾近來既在家不他出亦至母房乎答母房亦常至夜在全佛看古文余問爾要余讀詩余昨今皆在爾處誦讀爾見之乎答見心喜要學恐怕不好問余所讀何詩爾舉其名否答瓶詩多不悟吳詩見最愛憶前父亦讀過母亦喜看蓋余昨今所讀者

七

從何來不知小妹妹何以云言之笑又何以不欲告何不問余曰問時已將一年有半吾女恐已不記得當於是夜扶凡即據以詢曰吾女乃竟一問即答記之甚明白云去年法寺釋太太來過三次後病中魂亦曾來遊見皆見其所謂希奇之鬼皆從地獄來受施食適為所見尚有缺手者無足者得食後歡喜跳躍其種種形狀見之好笑兒意或是常哥等將遭此難故先使其母見之接雲岑之子常寬二人係去年七月內死於大世界間之炸彈體粉碎故預示朕兆於其母理或然也戊寅七月既望夜附記

書非雙後始見

廿八日即五月八日晴冷今日四孫

網自校回家夜被看其凡頗思念姑氏內人因即與大德扶之去至即云四姊可記去年玩豆今不能再有此樂姊比前作文有長進否蓋吾女生時於諸姪輩無一不愛其幼者每喜與之游玩常聚小兒數人圍坐以蠶豆撒之謂之撒豆吾女與四孫輩所常玩也又四孫謂書女母為穆母功課為之講解今故一見而即與言去年玩豆之樂復論以作文有無長進其神情活潑稍昔時也女又言父謝詩兄前亦曾聽姊讀過山茶花歌不全能憶(按國中初未有讀字今日余甫為加入而女即指用)父常讀最好誦兄兒學詩不知讀恐亂指恐字以後盤旋至久若尋覓者然後亦豈不復指遂停良久余謂此必吾女欲尋字不得故煩而棄去吾當重扶以詢之余遂與大女復扶乃昆冉冉動余即謂爾讀者倘未完今望

吹萬樓日

及大女外只我一人境頗岑寂凡動呼父母姊其母便問昨夜爾云沈思花少遲能到不知果來否答來余謂今夜無事可問當任其自言凡即云兄初學詩讀作不對余知吾女在冥中真將作詩就亂中指出也因念昆圖字太少不足以資運用擬特製一圖約略將普通之字及韻字寫入然後命吾女就亂圖作詩指出問其好否答稱好豈知題又徐徐移指云罔極恩難報相依永不遂浮生原幻夢早世亦前緣梵唄(按此字圖中無所指為只字)能消業詩書可解哀願珍萬金體願(按圖中無願字所指以恰字代)養樂除至至此余大驚歎乃絕好一五律詩也凡復云韻後吾求父改勿告人知詩父再出題後日做遂去按吾女生時雖曾偶學為詩然尚稚嫩未成體段自入學校更無意於此安能有如此好詩吾思

仍緩緩尋覓續接下去如何即答云字太難尋余謂爾不知韻耶則余當為爾焚一詩韻表否答不啻有得余謂今日吾能作詩與梅村集中拙政園山茶花詩而爾亦言此兩前夜既云最愛爾詩則將此書焚與爾好否答勿余以為女既云詩韻有得則焚與不焚皆無以異也此時阿媽姊姊等皆圍觀各詢小姐以何時睡何時起小姐既好念佛亦吃素否所問雖亂女答言似稍嚴厲云陰陽不同有時睡此無一定勿必言素素同心誠性定是神佛最嘉其母問昨夜沈思花女士降凡是由凡仙所謂乎抑爾往遊乎答兒在門口望沈來極好兒正苦無作日日欲花來玩然則今夜再去請可乎答不必少遲能到殆吾女已與沈女士約矣爾爾出外閒行乎答日暗後興至填爾野花清景幾情靜悟幽境愈勿迷心淡極生

記節鈔

丁丑三四月

吾女之死而有鑒已竭其奇今更能有絕好之詩於凡上指出為尤奇且詩意真摯無一字非近日所言者豈非生有自來者耶吾女以臨嫁而亡凡友人之睡者多以為葉小鸞為此然余以為若論才學吾女不逮也今觀此作則繡榻疏香閣集安有如此真切不磨之詩耶惟韻卻有不對女欲求我改我欲存其真故未改一字也

三題今隨意擇作

四月初一日即五月十日晴風於小疏香室中讀吳梅村詩半日翼吾女之命又出詩題三並寫一信焚之命女隨意擇作於後夜扶几時指出諫吾女必有確實之詩非余之臆想也
初三日即五月十二日晴暖夜微雨

悟孤極生清余曰嗟乎我女之言已有詩意而仙氣已拂拂紙上矣女力求勿遂心是以愈淡愈靜愈愈悟而其言乃至精非仙佛莫能臻此境也其母問爾爾姪女瑛川亦常見乎答瑛川同在家庭各在其家中也其母謂盡命而來客來無人伴其母謂即由爾作如何答兒有佛監察月初佛事可以同回其母謂回後可命其伴汝否答兒防住家不喜素尚能減意遂去余意吾女今已清淨證佛不復如生時之熱鬧故不喜與諸小兒為伴矣余擬於下月初四五六吾女百日之期誦經三天吾女當已知之故有月初佛事之言亦可異也

絕好五言一律

廿九日即五月九日晴冷夜內人復與大女扶几時已夜深室中除內人

今夜四姊孫男女自張眼同夜內人大女又扶几圍而觀者有四姊及孫女奇官孫男田官辛官等四姊在旁記錄余在書房內未看也蓋余前日曾許吾女特寫一凡圖將平聲之詩讀就普通字一寫入再將原有應用之字并寫入內以冀作詩易於運用而此紙尚未寫成恐吾女今夜未必來即來則舊用之圖字太少亦不能作詩故初未看出良久後出則女已早已至指字已四十餘已有詩二句寫出矣女初至即呼室中諸人無不一指出繼又稱書青讀不必多能擇作文法可寫信蓋吾官本為我女所愛每喜為之講解其學習寫信今一見便諄諄垂教實與生時無異也繼又云父命遇做不好是則余前日所出之題焚於吾女室中命其作詩者竟收到矣余焚此題紙時並無一人見亦未與人言此時余并不

在旁故扶者亦不知其作何語。乃繼此即爲詩句矣。曰。暫誦人寰倏返真。迷途覺悟風根清。願依淨土皈三寶。明鏡無塵至無字。以後凡屢盤旋曲折而未一指若覺字不得者。後乃勉強指舉字。下又連指不染塵。下又云。詩怕不佳。求勿留。倘有二題未做。祖生尋不見。字亦尋煩。此時余已由書房出。見其覺字太。恐其不耐煩。命其不必再作。姑俟稍緩。幾日另換一。亂然後徐作之。便見蓋余本並出三題。曾命其隨意擇作。而女竟云。尙有二題未作之語。知其近日之難力於詩也。至矣。其末句作明鏡無塵。不染塵。知其必因尋字太難。故遂不難疊字。而胡亂用之也。余問爾此詩係作何題答。但指小慧二字。又言父要多改。即去蓋余所出三題中。其一爲人。皆以葉小慧比兒。吾父因題見所居室曰小疏香命爲作詩一題。女但

前稱小慧二字。當即指此題也。其詩不即不離。命意雙關。的是佳作。可無庸多改。惟末句余擬只改無塵二字。作原來而明鏡之銜字。凡本指境字。余知必係尋之太煩。而姑指以代之者。故已遷改之。無塵兩字。則余暫不改。重行召女來。謂曰。此二字學爾再從容自改。乃女答稱。見本是非土旁。此語余初不解。以爲答非所問。繼即恍然。蓋即謂明鏡之銜字。初指境字。本爲代字。其意本非上旁。而須作金旁。耳。余欲詳其細密。又問無塵二字。爾意欲改何字。而指指精密二字。余意若作明鏡精密。不染塵。亦甚好。而圖中無慧字。吾女之意。或亦欲尋此字不得。而代以靈字耶。今當確定爲精密二字矣。其題與詩當寫清於下。人皆以葉小慧比兒。吾父因題見生前所居室曰小疏香命爲作詩

次萬樓日

記節鈔

丁丑四月

之。今仍未易其稱。而隨即又言我愛其歡喜之狀。如聞其聲矣。下又云。我有自來水筆給你。尙有皮手套亦送你。按女稱人用你字。亦從未有過。而今與阿青言。則用之。真活現吾女於前矣。至此青雖幼。小亦涕泗不能掩抑。仍勉強扶之。又云。青田二姪。今夜辛苦。院羅給阿田書桌上小花瓶。給辛姪按辛尙幼稚。不會拜佛。今占女既以物分給其兄姊。遂亦想一物給之。恐其有隙也。吾女生時。做人本如是。然而奇極矣。又云。石各物小馬亦送田官。按吾女所指言。各物皆確實有之。絕非虛語。院羅一物。即爲去冬葉寄安世講出。洋回時所送。其時余在暹寓。吾女適因事返家。見葉送各物。既而女即到。說確爲其四嫂言之。謂欲將院羅給與田官也。其母問爾四嫂。謂今年下半年。將命青官往申讀書。爾以爲好。否。答書申讀四哥

恐常走出。無照顧。住學堂太。小奇哉。吾女非但有問必答。且能與之商酌。事情明白。至於如此。耶。爾爾言青官等辛苦。究爲何項辛苦。答稱。叩佛前。遂去。少頃。內人與大女更扶之時。孫女青官等皆已去。睡余在旁。紀錄女復至。云。父母念佛。兒心不安。蓋頃聞余與內人。確亦隨同默誦佛號。吾女竟已知之矣。又云。姊念妹最深。望勿惡思。其母問今日日間青官及田官。其各以其所作畫。獻於爾。爾見其甚。如亂草。爾以爲好否。答見尙佳。好矣。亦見兩兒。想我真心。問前此。問會凡請林氏姊來。爾見之乎。答見。問此時爾在旁乎。答兒亦同在。稱兒功課虔誠。信心。夙根勿忘。真是一日千里。不昧本真。按此所謂功課。定是學佛功課。其所云云。當是學佛精進處。其精進必因其有夙根可知也。其母尙欲問其作詩否。余知近日有佛事。

暫誦人寰倏返真。迷途覺悟風根清。願依淨土皈三寶。明鏡精磨不染塵。

分贈各物與姪輩

初四日即五月十三日雨。晴。晴。今日起延鍾。圓通寺僧來家誦經。三天。其住持僧寶法師。於晚間來此。擬明夜爲隨冥戒法事。先於今夜由法師。將諸無兩冥教。主本真。救苦地藏菩薩。再由家人。禮佛千拜。念佛千聲。其叩拜之事。命青官及田官任之。念佛則四嫂。大女等。同扶之。叩念畢。後內人又與孫女青官扶。余初未去看。及出。已指得數字。田官在旁。紀錄。女初至。即云。阿青。我愛蓋自數月扶。凡以來。其稱呼。對於父母。必自稱兒。對於他人。必稱芬。從未自稱我字。即呼姪輩。亦從未上加阿字者。青爲吾女所最愛。生前必以阿青呼。

日光下扶召亦至

女必甚忙。且余欲特製增加字數之。凡爾未就。則尋字尙難。故不許問。而。其母先問爾父前所出詩題。究爲何題。答未作。勿告妙哉。妙哉。蓋余前焚題紙時。曾附一信。謂所出之題。未告人知也。至此遂去。翌日。遂將吾女所指。給各物。照分給於青官。田官。辛官。各歡喜。將去。

初五日即五月十四日晴。今日爲亡女百日。期矣。午後姪姪起。來。即晚六時許。天猶未暗。內人欲與壽少奶奶扶。余謂吾女此時。那得有暇。且從來扶。皆在夜間。今日光未落。總不相宜。而內人欲姑試之。即與壽少奶奶。就商。口日光中。倚桌扶之。竟如亡女。亦到。初指。按字時。四嫂等亦在旁。因問。嫂爲何人。又指一壽字。又云。見

婢誠意故勞忙中一來經卷不有有罪受佛戒時要宣讀是則余料今夜吾女將受幽冥戒必甚忙者殆信矣又云壽戒佛事看竟可生信心問爾每言看經或念佛不知爾所誦看之經果為何經答心經金經法華末學余尙有大經學宜其立皈願願因不昧可望成仙求祐父母永免輪迴遂去是夜在廳上作幽冥戒法事此法事乃係亡者別取法名皈依三寶而受佛戒吾女所云學宜其立立皈願者或必須受戒立皈願後方可學大經而成仙佛耶此未可知也惟吾女在冥途常爲父母求福此孝心其仙佛之根已具矣

讀心經能見真義

初七日即五月十六日小南轉晴余以前日女言已學得心經及金剛經

吹萬樓日記

記第鈔 丁丑四月

未受戒者開示修一妙門破破食睡則無妄思無妄思則無躁動而得定淨由此生悟實無所不知而拈一空字正是針對色陰之陰滅空漸及受陰無陰故曰可無煩惱此本機操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而隨通之所謂方便說法使人易知易行

情之正者佛亦嘉

初八日即五月十七日晴晨夜夜深時仍與內子二人扶杖女至云父母二人與兒言最清心真至不喜他人知多問余謂近來觀爾所言甚多靜境又常言誦經似於佛理已深有得者爾果何從事乎答信心深佛經悟非難學其母謂爾已深信一切皆空矣而仍懸懸於父母不知有礙佛

知其持誦至虔余因亦取所藏前人解注之心經數種細讀甚久昨今兩日皆置在女前是夜夜深人皆已睡惟內人與余未睡自感交乘內人因仍欲扶杖以解悶乃即與余二人扶之無人記錄故記不能全蓋爲清遺計亦不必全記錄也惟記極奇與極精之語於此間此次所念之經好否客問佳問昨已做過幽冥戒法事今當已受佛戒答兒前生猶有自來再行戒儀其吾女前生始確有自來故爾爾曾受過今再行戒儀耳問爾前生果爲何人此佛戒以前果何處受過答不可言殆未宜洩耳又云和祥生定生靜靜生悟悟生空空可無煩惱其母問爾父昨今皆在爾處閱讀心經各種注解爾能了解乎答能見真義按如上云云乃是合儒佛之妙諦而成者其其讀心經而能見真義也其母又問爾前生之果果不

法否答佛情正嘉開闢不生悶念力消情之止者佛亦嘉勉一失虛無無義余覺其所言精然以余平日未證經典竟不知何者爲虛無嚴義因以問之女即答云法華經內有此釋按吾女於初五日口語曾言法華未學全可知女於此早已肄業及之宜其已能領悟其中經釋矣其母問我將往朱潭一引林氏姊爾亦同去否答兒伴父其母謂爾父十四日亦將往來則爾如何答隨父去同返其母謂爾魂至靈故我等常得扶杖以與爾語惟必須二人接之則動輒接即不動爾亦自法能得一人接之而亦動耶答學尙幼不能行今夜所扶余以一手按兒一手記錄兩日每不注意字上而凡之行也仍無所畏則他日心愈誠手愈熟或能一人按之而亦行未可知也余歷觀其語當正月間初扶之時其移動甚緩而語

可言乎答爾此未了因當伴雙親久家和萬事吉大衆各迎席四句絕類佛尚知其用功於經典其深故信口可作渴言玩其意似所以不明言前生事者欲常伴雙親耳言之則困了而不克久留不知其是否否耶沈通翁居士讀此有附注二則附後按通翁湯溪深佛學所著有宗鏡綱要行世

初七日即五月十七日昨做幽冥戒法事爾當已受佛戒

答前曾受過勿迷今再行戒儀

附注既見佛必早受戒疑法事贅矣云再行戒儀乃知得此尤爲圓滿

問爾前生果爲何人此佛戒以前何處受過

答不可言又云和祥生定生靜靜生悟悟生空空可無煩惱

附注此數語無問自說蓋爲

極簡單有時亦似太簡須待索解而得者追問時愈久遇凡之次數愈多其言亦愈婉婉詳盡而愈有文氣始則不問而答亦漸至每問必答其後則問而亦言其言且皆極有條理通更而就其言作詩其學似亦愈熟而愈益進者則雖由一人扶之或未必遂無不能行之一日徐以待之可耳

按自扶杖以來已逾一年有半今則竟任何精細繁瑣之言皆能達出不特吾女爲然即其他諸亡友亦如此即知名之古人而初未相識者亦如此且一人有一人之口氣一人有一人之態度一人有一人之輕重疾徐無一相同按者皆可覺得惟總須二人並按則行如一入獨按則不行此理尙待經驗而研求之戊寅七月十九日附記

一夜三召妮妮長談

初九日即五月十八日晴暖日間偶檢得去歲帳簿一冊而署芬嫁總登爲余所書內詳細各帳皆亡女一手所寫在滬所辦各物直至十二月廿一日止皆極清楚是夜一臥遂至不起余驟視此冊不覺心緒難忍淚不可制悵悵者半日夜內人與女扶亂云至便呼父母姊隨即云常念兒愛至深見無法能求不想惟有方祈覺愍度持求佛與答父母愛撫深恩蓋女已知余今日之痛心矣又云常懷罔極恩不礙修與義情迷本性割愛堅金石是時亂移動甚久而不停指余曰爾又欲作詩耶惟此四句卻似佛偈亂仍久尋不指定繼忽連指云字太不好尋稍待遂止良久又扶扶動即云兒非作詩因與詩句

吹萬樓日

長在父母側今夜父未入內時兒一同母出入母苦憶兒心如煎萬望覺孝父母愛兒非比衆人兒受深恩不孝早世定數難逃一念之悟復我本真虔誠敬謹修持無上大乘求佑父母同皈極樂以報答高厚深恩又言母明日即去盡其母明日將往來滬曾於初八夜伏枕時爲女言之故女已知其母之明當早行而不多談也

十四日即五月廿三日小南今日至朱運賀陳登登重游津水夜住林府林氏子女亦日晡亂扶請其母時內人亦在林家因召亡女女至呼林氏諸女云衆親女姊都悲念俱能孝養芬早沒不孝故父母長悲苦一心念佛求保佑安康父愛兒非常深恩未嘗問其何時來則云今日隨父來也十五日即五月廿四日晴暖夜仍

記節鈔

丁丑四月

同後日當續成詩數語殆係答余方才有爾欲作詩耶之間也其母問爾父室閣閣上海將開文獻展覽會欲其出去看看好否答近好散解悶最佳母亦去其看住見兒正思遊可免哀所謂住法者蓋日內內人營言以後如到滬擬仍居法藏寺則此心似稍清淨當已爲吾女所聞故亦言住法耳余又問吾擬將爾之體件如詩詞聯語及余所寫日記等每次所扶亂語一井印出名目登記錄爾意如何答此父愛兒至情悲悼無忘之想惟恐爲不信者笑有傷父心兒生前無學問勿須留名遂去噫吾女數言其情何其婉其詞又何其婉而曲耶其至矣乎未幾又扶其母問明日爾姊將去爾知之否答知然則爾可與姊隨便談談此逐次第移動作長談有一百十餘字之多其言曰姊同地山哥(姊夫本表兄也)故生

至林府適內人及林氏子女與吳丁月心太太等又同在扶亂林姑太太知吾女今日亦同在一處復又扶召吾女余問爾昨日與吾同來明日余將返爾是否同返抑後日與爾同返答明日同林氏諸女固請其後日去答答待父同行忽勿留兒即停止余亦入內少頃內人又扶召謂女言吳丁太太信佛最深今在此爾既修持篤信蓋亦隨便與談今女即滔滔說甚久都未有筆錄大概稱來在冥途所得銀錢多求佛布施無主孤魂及苦惱衆生渠但祈仗佛力虔心懺業撲除煩惱清靜見志早得釋果數語所言甚多不能盡記吳丁太太亦爲五體投地也接前於三月間法藏寺佛事畢後女曾言往天台山見佛過熟入丁今內人向之曰太太果於此時在天台山爲女神經一天蓋因內人曾託之吾女之不遠數百里

前亦呼小名曰地山哥)陪父母至近處如惠泉杭州清幽之方稍走多玩吃方能散其消悶姊心安芬自樂姊處父母勿幸住姊能常同極望兒女多真是煩惱旁人不不知亦謂福厚姊申不必去留待以後出遊時同父(頃聞大女言如父母日後到申願來陪侍殆已爲芬女聞之矣)芬信心虛已能覺悟不昧本真常有佛經因悟虛空發願無惑皈依我佛努力慈航自有至樂至此遂去今夜已三次召女及夜半後一時矣

求佛布施無主孤魂

初十日即五月十九日時夜間無睡內人又欲扶亂召亡女女至即呼父母內人謂曰爾如此一召便至事事皆能對語惟不能見爾我心終苦耳則對曰照語謂可親道照也又言兄

而前往也(見三月十五日記)

空靈精立論持平

十七日即五月廿六日陰小雨晝夜又與內人扶亂大鬼在旁記錄女至呼父母嫂問爾何日回家答昨日是則吾女前言侍父同行者信矣又稱母大哥回見問爾知爾父等此次往朱何事答重遊津水問何人重遊津水答陳其母問爾知我在朱時共走動幾家答王(謂王嘉庭家)林(謂林勤士家)二(謂二姨母家)陳(謂陳安家)丁(謂丁勉之家)問爾既皆知是爾曾同我去乎答有勿去問勿去爾在何處答在林(此謂顏南家)若念彌陀經(時林家方日延女尼誦彌陀經)一施放餓鬼銀贖罪微衆生獄苦問爾出門堂當攜帶多銀乎答佛在存是則女前夜所稱